

【图书馆岗位培训教材】

图书馆 古籍整理工作

TUSHUGUAN

王世伟 主编

GUJIZHENGLI GONGZUO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教材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

王世伟 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9559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王世伟主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10

(图书馆岗位培训教材/陈琪林, 杜克主编)

ISBN 7-5013-1696-1

I. 图… II. 王… III. 古籍整理—图书馆工作—研究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674 号

书名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

著者 王世伟 主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威宁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9375

字数 166(千字)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13-1696-1/G·456

定价 10.50 元

图书馆岗位培训教材编委会名单

主 编:陈琪林 杜 克
副主编:周小璞 曹鹤龙 郭又陵
编 委:马远良 王世伟 王学熙 王燕来 卢子博
孙蓓欣 刘久昌 刘小琴 刘湘生 杜 克
陈琪林 宋安莉 沈迪飞 周小璞 金沛霖
郭又陵 黄俊贵 曹鹤龙 常书智 程亚男
熊钟琪 潘寅生

本册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世伟
编 委:陈秉仁 陈先行 潘美娣 童芷珍 郭立暄

总 序

文化部部长 孙家正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图书馆事业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是社会的信息枢纽和公民的终身学校,是科教兴国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新世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充满希望。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图书馆事业也面临着挑战。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信息、知识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创新,图书馆事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知识经济时代也是要求人们加强终身学习的时代。把图书馆中蕴藏着的丰富知识资源开发出来,为知识创新和终身学习提供深层次服务,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这是新世纪图书馆事业肩负的重要任务。

现代社会信息急速增长,人们的信息需求愈加多样化。图书馆必须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图书馆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馆藏文献信息资源,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

图书馆的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图书馆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新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图书馆员将发挥新的作用。图书馆员一方面联系信息源,另一方面联系广大读者,成为信息源与信息需求的中介、纽带与桥梁。今后的图书馆员,将扮演信息的管理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了解各种信息来源

及其获取方式,对信息进行有效组织、控制,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图书馆员还将是知识的导航员和信息咨询专家,引导读者在浩瀚的网络知识空间中遨游,将有用的信息交给需要它的人,为需要信息的人提供信息服务;图书馆员同时是社会教育的承担者,培养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形成阅读习惯和掌握信息技能,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图书馆员仍将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以有效的工作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图书馆员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重要职责。

图书馆员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岗敬业,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图书馆员要具备综合的知识结构,除掌握图书馆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之外,要在某一两个知识领域有所见长;图书馆员还必须不断学习并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具备从事信息管理、开发、研究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图书馆员要树立服务意识、信息意识和市场意识,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图书馆员是终身学习的倡导者,也必须是终身学习的实践者。图书馆员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跟上时代潮流,与新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步前进。

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是终身学习的有效途径,结合所从事的岗位工作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知识更新,学以致用,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将组织在全国图书馆中开展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和长远影响的工作。由一批具有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图书馆专家、学者编写的这套《图书馆岗位培训教材》,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希望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认真组织好这项工作。今后,图书馆专业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要逐步完善,形成制度。我相信,随

着这项工作的开展,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将积极投身于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推动新世纪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现代化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前 言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全国众多图书馆中,特别是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中,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古籍,如何对古籍进行采访收集、分类编目、典藏保护、阅览流通、开发利用;特别是古籍工作如何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立分散走向联合协作,由传统的手工方法走向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技术方法,由单一的收藏阅览功能逐步走向咨询、研究、开发、教育、展示等多种功能,是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者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作为一种基本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图书馆的管理工作者和图书馆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以及一般的读者也有阅读参考价值。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分为七个章节,即古籍整理工作概述、古籍的载体与形制、古籍的采编工作、古籍的收藏保护与流通阅览工作、古籍整理工作的现代化、古籍的开发与利用、古籍整理工作的相关知识。全书内容既注意理论的总结,更注意实际的操作,尤其注重工作的流程与规范,并力求体现最新的进展。由于教材的篇幅有限,许多问题无法进行较为详细和深入的介绍与论述,在教材中,我们随文开列了一些参考书目,以作为学员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参考。参加编写本教材的人员均为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专业人员,举例所述往往多以上海图书馆为例,全国图书馆古籍工作的情况各异,在岗位培训过程中,还应结合各馆实际进行学习。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编写分工如下:

第一章:王世伟

第二章:潘美娣

第三章:陈先行、郭立喧

第四章:陈秉仁、童芷珍

第五章:陈秉仁

第六章:陈先行

第七章:王世伟

全书由王世伟负责制定大纲和初稿完成后的统稿。

本教材在制定大纲和编写的过程中,曾先后得到许多前辈和同行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资料,他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和黄润华先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谢灼华先生,辽宁省图书馆的韩锡铎先生,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先生,南京图书馆的宫爱东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朱赛虹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先生,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先生,湖南图书馆的常书智先生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对于《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教材的编写来说,尚属首次。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紧迫,各人均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而成;加之书成众手,虽经统稿,其中错漏、重复仍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编委会

1999年5月

目次

前言	(1)
第一章 古籍整理工作概述	(1)
第一节 古籍与古籍整理	(1)
第二节 古籍整理的意义和作用	(11)
第三节 古籍整理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	(15)
第二章 古籍的载体与形制	(27)
第一节 古籍的载体	(27)
第二节 古籍的形制	(30)
第三节 古籍的装帧技术	(34)
第三章 古籍的采编工作	(45)
第一节 古籍版本鉴别	(45)
第二节 古籍的采访工作	(77)
第三节 古籍的编目工作	(87)
第四章 古籍的收藏保护与流通阅览工作	(114)
第一节 古籍书库的管理	(114)
第二节 古籍阅览室的管理	(124)
第三节 古籍的保护与修裱技术	(127)
第五章 古籍整理工作的现代化	(140)
第一节 缩微复制	(140)
第二节 数据库建设	(143)
第三节 古籍全文光盘	(148)
第六章 古籍的开发与利用	(159)
第一节 古籍的整理影印出版	(159)
第二节 古籍的信息咨询服务	(164)

第七章	古籍整理工作的相关知识	(172)
第一节	语言文字知识	(172)
第二节	古典文献知识	(179)
第三节	历史文化知识	(187)
第四节	检索查询知识	(197)
第五节	古籍收藏机构	(206)

第一章 古籍整理工作概述

第一节 古籍与古籍整理

一、古籍的定义与范围

什么是古籍,古籍的范围包括哪些文献,这是图书馆古籍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区分一下图书馆古籍工作与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不同,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所指的古籍范围比图书馆古籍工作所指的古籍范围要大得多,前者包括标点、注释、今译、校勘、辨伪、辑佚等,而后者一般不涉及以上内容,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讨论图书馆古籍工作所指的古籍的定义与范围。《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中的“中国古籍版本”条目将古籍的范围确定为“指周秦至 1911 年间成书的图书”。此前出版的《古籍整理编目》教材(中华书局 1985 年 3 月版)中也对古籍的范围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古籍主要是指 1911 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但《古籍整理编目》的作者又对以上的看法进行了补充:“从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的实际情况看,1911 年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古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书也都属古籍。要从时间上截然划分是困难的。以 1911 年为下限,也只能说大致符合图书内容及形制的实际情况。”

从以上对古籍的定义与范围的看法并结合目前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实践来分析,要判断古籍的定义与范围,需要从五个方面来进

行综合分析。

1. 成书时间

成书时间是判断古籍范围的最主要因素。现一般将 1911 年作为划分古籍的年代界线,这是由于 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同时在文化上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这样就使 1911 年前后的图书文献在语言内容和装帧形式等方面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一般而言,1911 年以前成书的图书等文献绝大部分均可列入古籍的范围。但对于 1911 年作为古籍的年代界限需要作两点补充:一是古籍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及装帧形式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有一个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过程,不会因为发生了辛亥革命就马上变化或消失,因此在 1911 年以后影印和排印的一些图书仍应归入古籍的范畴。关于这一点,李一氓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提出,他在《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中说:“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的 1911 年为止,自无可。但经过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人民日报》1986 年 7 月 25 日第 5 版)二是即使是 1911 年以前成书的图书文献也不全都是古籍,如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英人经略北非记》(1902 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心理教育学》(1902 年)等均以平装的形式出版,其语言已不用文言文和旧式句读,其内容也与传统的经史子集不相融合,故在图书馆中,一般将这些图书归入近代文献,将其称为旧平装。可见,在确定某种文献是不是古籍时,除了 1911 年以前成书这一条件外,还要参考其他因素。

2. 文献形制

古籍形制也是判断古籍范围的主要因素。1911 年前采用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的文献固然属于古籍的范围,但人们接触最多的还是线装。在图书馆界,流行有“古籍线装书”、“线装

书库”的说法,人们常常将“线装书”作为中国古籍的代名词,并与“洋装书”对举。如杭州大学图书馆与山西省图书馆于1964年分别编有《杭州大学图书馆线装书总目》和《山西省图书馆线装书书本目录》,台湾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也分别编有《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普通本线装书目》(1970年)和《国立台湾大学普通本线装书目》(1978年)。古籍线装的装帧形式在唐代就已萌芽,甘肃敦煌藏经洞中曾发现有唐代线装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自明代中期开始,线装形式开始盛行,并取代了蝴蝶装、包背装等形式,成为以后中国古籍最通行的形式。但线装这种装帧形式,在1911年以后依然流行,直到今天在出版界还时有出现。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胡适手札》(线装二册,1998年版)、《鲁迅小说集》(线装四册,1998年版)等虽以线装的形式出现,但这些图书都不属于古籍的范围,因为其成书时间及内容都已不符合古籍的条件。但还有两种情况需要说明,一是一些古籍经重新影印并以线装形式出版,如195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的《清儒学案》(线装本);二是1911年以后的几十年中,仍有一些内容与古籍经史子集相融合并以线装形式出版的图书,如《贩书偶记》所著录的《孟子发微二卷孟子年略一卷》,1925年排印本。以上两种情况的文献仍应归入古籍部门管理。

3. 文献内容

文献内容也是判断古籍范围的因素,有时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如一些大型的古籍影印丛书,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起影印)、《四库全书存目》(齐鲁书社影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起影印)、《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94年)、《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等影印)等,尽管这些大型的古籍影印图书是在1911年以后数十年才出版的,并且是用精装形式问世的,但由于

其内容基本上是 1911 年以前的文献,在图书馆界习惯上就将这些图书归入古籍的范围,并将其称为“新印古籍”。这种情况一般局限在大型的古籍影印或成套的丛书影印范围内,那些以精平装形式问世的单种的古籍影印,虽然其内容也是古籍,而在图书馆界则一般并不归入古籍部管理的范围,而将其作新书处理,分类也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而不用四部分类法,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同治四年郝氏家刻本《尔雅义疏》(1983 年版)和清光绪十六年红蝠山房校本《方言笺疏》(1984 年版)等。还需要补充的是,许多经过后人点校等整理并以精装与平装形式出版的古籍,如《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等,目前在各图书馆一般也都不纳入古籍部管理的范围。

4. 版本类型

要确定图书馆古籍的范围还可以参考版本类型,如 1911 年以前历朝的刻本、活字本、石印本、写本、稿本、拓本拓片以及 1911 年以后重新出版的影印本和排印本。如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版公文纸印本《欧阳先生文粹》(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收藏的清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活字本),不少图书馆收藏的商务印书馆 1930—1937 年间石印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石印本),南京图书馆收藏的辽代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写本),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稿本(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拓残本《凤墅帖》(拓本),吉林省图书馆收藏的金石拓片 1461 通(拓片),等等。

5. 文献类型

图书馆古籍工作所涉及的文献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编写或出版形式来分析,古籍主要是指图书,但也包括一些古地图和古旧文书档案。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明清尺牍等。二是从文献载体来分析,古籍主要是指纸质文献,但也包括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石刻文献、简牍文献、缩微文献和机读文

献。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 3.5 万片甲骨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自 1986 年至 1995 年共拍摄了古籍善本 23000 余种,1106 万余画幅,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而产生的古籍书目数据库和全文光盘等也与日俱增。三是按语种可分为汉语文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外文文献。如中国图书馆中所收藏的高丽本(古代朝鲜翻刻的汉籍)、安南本(古代越南翻刻的汉籍)、和刻本(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等。以上文献类型都应属于图书馆古籍工作的范围。

综上所述,图书馆古籍工作所指的古籍范围是:以 1911 年前用古籍形制成书的文献为主,也包括 1911 年以后重新影印、排印的线装书和大部的精平装丛书,还包括采用图书馆现代技术而产生的缩微和机读文献。由于古籍的情况较为复杂,以上确定的范围只是便于工作而定的一个基本标准,我们还应从实际出发对个别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并根据管理与服务的发展对古籍工作的范围不断加以完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在图书馆工作中将其列为专藏,采用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并开设古籍和善本阅览室,这些都是符合古籍的实际情况的;但各类文献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特别是具有古籍内容的平精装图书,它们与线装古籍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从读者的角度也十分希望将这些文献连为一体,从而了解文献的历史发展和文献信息的完整性;即使就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本身来讲,也需要随时查阅《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古籍整理编目》等列为新书范围的古籍基本参考工具书;此外,图书馆还时常会得到社会与个人捐赠的图书,捐赠者一般都希望将捐赠图书完整保藏,这样就会使古籍与旧平装以及一些新书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从事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图书馆馆员应该予以注意的方面。

二、古籍的类型

古籍的类型划分,尤其是古籍版本的类型划分,数量众多,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对于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来说,首先应当掌握图书馆古籍工作在书库典藏、分类编目、读者服务方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基本类型,然后再根据工作需要进行深入的学习。

在图书馆古籍工作中,根据古籍的价值、内容、来源、载体等经常会遇到以下类型,即普通古籍、善本古籍、地方志、抄校稿本、尺牍、谱牒、舆图、金石拓片、历史档案、专藏等,其中普通古籍与善本古籍是最基本的类型。

1. 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

普通古籍是相对善本古籍而言的,馆藏古籍总数中除去善本古籍后,余下的就是普通古籍。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共收藏有古籍 40 万册,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 3 万册,则该馆的普通古籍为 37 万册。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普通古籍书库的基础上还专门辟有善本书库,许多图书馆还根据古籍的特点设立了古籍阅览室和善本阅览室。

2. 地方志

地方志是古籍中记载一地之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许多图书馆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采访与收藏,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7000 多种,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5400 种,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5000 种,天津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3600 种,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3256 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2303 种,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2109 种,大连图书馆收藏有古籍方志 2000 多种。

3. 抄校稿本

抄校稿本实际上可细分为三种古籍类型,即抄本、校本和稿本。抄本是手工抄写的古籍,也称为写本,古代的竹简和帛书可视